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漢文卷二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班固二

爲第五倫薦謝夷吾疏

臣聞堯登稷契治隆太平舜用皋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傳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士塗泥而英姿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已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幽聖祕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已經王務昔爲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綱勅臣懦弱得已免戾竇賴厥勳及其應選作宰惠數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荊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尋功簡能爲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爲九

伯之冠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
與同史蘇京房之倫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曰求譽不
馳驚曰要寵念存遜逼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于今
超然絕俗誠社稷之著龜大漢之棟蓂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
三辰順軌于厥象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
徒循法奉職而已臣曰頑驚器非其疇尸祿負乘夕惕若厲願乞
骸骨更授夷吾上曰光七曜之明下曰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寒
咎免悔

後漢謝夷吾傳
文類聚五十三

匈奴和親議

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
一或修文曰和之或川武曰征之或卑下曰就之或臣服而致之雖屈
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
修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至于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

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臨
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曰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
也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
降三方歸服不曰兵威此誠國家通于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曰
爲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
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
聖朝禮義有常豈可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
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強能爲風塵方復求爲交通將何所及不
若因今施惠爲策近長

後漢班固傳

與竇憲牋

明將軍哀憐賜固手札告曰軍中宜鮮明乃賜曰玉躬所喜駭犀
璆璫簪絳紗單衣曰魯縞之質被服鸞鳳之飾

文類聚八十四
卷六十八

又六百九十
又八百七

昨上已實刀賜臣曰此大將軍少小時所服今已賜卿固伏念大恩且喜且慙

書鈔一百二十三

今月中舍已令賜固刀把曰此將軍少小時所服今賜固伏念大

恩且喜且慙

御覽三百四十六

固于張掖縣受賜所服物虎頭繡盤囊一雙又遺身所服襪三具錯鏤鐵一

御覽四百七十八引班固集又八百十五

復賜固犀毗金頭帶此將軍所自服也

書鈔一百二十九

奏記東平王蒼

將軍已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于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已蠅蠅竊觀國政誠美將軍擁千載

藝文類聚作磨千年

之任躡先聖之蹤體弘懿之姿振高明之勢博覽庶事服膺六藝

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府新
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皋之
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于總覽賢才收集明賢爲國得人已
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于當世遺烈著于無
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
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俊彥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
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貞經
明行著敎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徒已
家貧數辭病去溫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修絜行能純備雖前世
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已加焉宜令考績已參萬事京兆督
郵郭基孝行著于州里經學稱于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
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涼
州從事王雍躬卞嚴之節文之已術茲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

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已宜及府聞已慰遠方

弘農功曹史殷肅

後漢書注引國集作殷肅

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

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已輔高明

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爲歎也昔卞和獻寶已離斷趾靈均納忠終

于沈身而

藝文類聚作已而

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

類聚作附章

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昃之聽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

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

後漢班固傳又見藝文類聚五十八

與陳文通書

奉國威靈信志方外

文選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注

與弟超書

得伯章書彙勢殊工知識讀之莫不歎息實亦就由己立名自人

成

張懷瓘書斷

傅武仲已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文選吳質答魏太子叢注又典論論

文

寶侍中前寄人錢八十萬市得雜罰十餘張也

御覽八百十六

寶侍中令載雜絲七百匹白素三百匹欲召市月氏馬蘇合香

毼

蘇合類聚八十五御覽八百十四九百八十二

月氏毼毼大小相雜但細好而已

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御覽七百八

今遣仲升璫瑁黑犀簪虎頭金鑿囊金鉤

御覽六百八十八又六百九十一

寶侍中遣仲升楚騰陵錯橫刀瑊卓削一枚金錯半垂刀一枚

一百四十五

答賓戲

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于儒學自著述爲業或譏曰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曰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曰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

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
 背時而獨彰是曰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暇墨突不黔由此
 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
 王之世躬帶綬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贊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
 據首尾奮翼鱗振拔淖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
 徒樂枕經繹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轅下無所根獨據意乎宇宙之
 外銳思于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經曰年歲然而器不賈于當已用
 不效于一世雖馳辭如濤波摘藻如春華猶無益于殿最也意者
 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諡不亦優乎主
 人適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安與
 之熒爛未仰天庭而視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
 軌戰國橫驚于是七雄據關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說之徒風靡
 電激竝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雲煙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

之時、擗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
白顙而捐相印、夫嗽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靡而不可
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遇時之容、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
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
辭、商鞅挾三術、呂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
會、履顛沛之勢、據微乘邪、呂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華、夕爲顛頓、
福不盈貲、禍溢于世、囚人且呂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呂
虛成、名不可呂僞立、韓設辯、呂激君、呂行詐、呂賈國、說難既適、其
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呂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
之氣、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呂貳也、方今大漢、酒埽羣穢、夷險
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于義農、規廣于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
如日、威之如神、涵之如海、養之如春、是呂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
流、沐浴玄德、稟仰太猷、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鱗

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覩、欲從莠敦而度高、平泰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喪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于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于傅巖、周望兆動于渭濱、齊甯激聲于康衢、漢良受書于邳垠、皆族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曰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閭、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圃、已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與、若乃伯夷抗行于首陽、柳惠降志于辱仕、顏淵樂于簞瓢、孔終篇于西狩、聲盈塞于天淵、眞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啓、

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朕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問和氏之璧韞于荆石隋侯之珠藏于蚌蛤平歷世莫眊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于潢汙魚鼈蝶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踈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于管絃離婁眇目于毫分逢蒙絕技于弧矢般輪推巧于斧斤良樂軼能于相馭烏獲抗力于千鈞和鵲發精于鍼石研桑心計于無垠走亦不任廁技于彼列故密爾自娛于斯文

漢書敘傳上文選
藝文類聚二十五

難莊論

太古之世不車不舟陸走曰游不棟不宇巢穴而處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

眾人之逐世利如青蠅之赴肉汁也青蠅嗜肉汁而忘溺死眾人

貪世利而陷罪禍

藝文類聚九十七

功德論

朱軒之使鳳舉于龍堆之表

文選陸機續連珠注

今朝廷昭明海內寧靜空令朱輪之使風舉龍堆之表

北堂書鈔四十一案

滿連珠必辱鳳舉之使彼注引作鳳舉不誤此作風舉蓋所見本異也

秦紀論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周厓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曰諸侯十三梓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于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攻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呂遂前策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平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呂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絨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

小人乘非位、莫不怱忽失守、偷安曰、曰獨能長念、卻慮父子作權、近取于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貨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楚兵已屠關中、眞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已歸帝者、鄭伯茅旗、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士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曰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已鄙、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于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史記秦紀
皇本紀

離騷序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

外嶢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侶過其真又說五子已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貳姚有娥佚女皆各已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已爲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遷緩持可懷之智留武保如愚之性咸已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已保其身斯爲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間已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

者也

楚辭王逸注

離騷贊序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妬害其寵，譏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曰：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並爭，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羣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曰：風懷王終不覺寤，信反閒之說，西朝于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于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曰：風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爲眾賢所悼悲，故傳于後。

王逸注本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二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班固三

高祖頌

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

高帝紀贊是
呂頌高祖云

東巡頌

竊見巡狩岱宗崇望山虞宗祀明堂上稽帝堯中述世宗遵奉世
祖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曰明神屢應休徵仍降事大而瑞盛非
一小臣所任頌述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

曰若稽古在漢迪哲聿修厥德憲章丕烈溯六龍較五輅齊百僚
練質素命南重呂司麻歷中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盛興服而
東巡乘輿動色羣后屏氣萬騎齊鑣千乘弭轡

藝文類聚三十九
初學記十三又二

十二御覽三百五十八又五百三十七

南巡頌

惟漢再受命系葉十一口帝典協景和則天經郊高宗光六幽通

神明既禘祖于西都又將祫于南庭是時聖上運天官之法駕建

日月之旌旌憑列宿而贊元藝文類聚三十九初學記十三引兩條御覽五百三十七

安豐戴侯頌御覽五百八十八文意別論昔班固爲安豐戴侯頌又心雖龍孟班之頌戴侯文今佚

寶將軍北征頌

車騎將軍應昭明之上德該文武之妙姿蹈佐歷握輔櫟翼肱聖

上作主光輝資天心謨神明規卓遠圖幽冥親率戎士巡撫疆城

勒邊御之永設奮輶櫓之遠徑閑遐黎之騷然念荒服之不庭乃

總三選簡虎校勒部隊明誓號援謀夫于末言察武毅于俎豆取

可杖于品象拔所用于仄陋料資器使采用先務民儀饗慕羣英

影附羌戎相率東胡爭驚不召而集未令而諭于是雷震九原雷

曜高闕、金光鏡野、武旂宵日、雲黯長霓、鹿走

此七字從蘇文類聚改補黃碩輟

選四縱、所從莫敵、馳鸛疾、踰蹊迹、探梗莽、探嶢阨、斷溫出、分尸逐、
電激私渠、星流霞落、名王交手、稽顙請服、乃收其鋒鏃、千函甲冑、
積象如丘阜、陳閭滿廣野、戢載連百兩、散數累萬億、放獲驅拏、揣
城拔邑、擒馘之倡、九谷諸諺、響聒東夷、埃塵戎域、然而唱呼鬱憤、
未逞厥願、甘平原之酣戰、矜凱捷之累筭、何則、上將崇至仁、行凱
易、弘濃恩、降溫澤、同庖廚之珍饌、分裂室之織帛、勞不御輿、寒不
施襪、行無偏勤、止無兼役、慳蒙識而懷辰順、貳者異而懦夫奮、遂
踰涿邪、跨祁連、籍口庭、蹈就疆、犒靖嶼、麟幽山、趨囚河、臨安侯軼
焉居、與虞衍、顧衛霍之遺迹、賊伊秩之所邈、師橫驚而庶御、士拂
帽、爭先回萬里而風騰、劉殘寇于沂根、糧不賦而師瞻、役不重
而備軍、行戎醜、曰禮教、所鴻校而昭仁、文武炳其竝隆、威德兼而
兩信、清乾鈞之攸冒、拓畿略之所順、棗弓鏃而戢戈、回雙麾、曰東

運于是封燕然、已降高祖、廣鞬、已弘曠、銘靈陶、已勒崇、欽皇祇之祐、貺宣惠氣、盪殘風、軻泰幽、嘉凝陰、飛雪灑庶、其雨洒淋、榛枯一握、興嘉卉、始濃、士膏含養、四行分任、于是三軍稱曰、鹽鹽將軍、克廣德心、光光神武、弘昭德音、超今首天、潛眇今與神參、古文苑、菽文類聚、六

九十

神雀頌

御覽五百八十八、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神雀頌、班固賈逵傳、敘楊終侯諷、五須文、比金玉、今佚

擬連珠

臣聞公輸愛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貴其士、故能成其治

臣聞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厦、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

臣聞聽決價而資玉者、無楚和之名、因近習而取士者、無伯玉之功、故璵璠之爲寶、非駟儉之術也、伊呂之爲佐、非左右之舊

臣聞鸞鳳養六翮、已凌雲、帝王乘英雄、已濟民、易曰、鴻漸于陸、其

羽可用爲儀

臣聞馬伏皁而不用則駑與良而爲羣士齊僚而不職則賢與愚而不分

藝文類聚五十七

封燕然山銘

并序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輻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弓入陣拉弓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弓鬘鼓血尸逐弓柴鐸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于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上弓據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弓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

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復其邈兮互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嶠熙帝載兮振萬世

後漢書竇憲傳文選載文類聚七

高祖泗水亭碑銘

母溫氏

史記高祖紀索隱案此語在碑序中已下皆銘詞

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魁流裔襲唐末風寸木尺土無埃斯亭建號宣基惟曰沛公揚威斬蛇金精摧傷涉關凌霸係獲秦王應門造勢斗壁納忠天期乘祚受爵漢中勒陳東征剗擒三秦靈神威佑洪溝是乘漢軍改歌楚眾易心誅項討羽諸夏曰康陳張畫策蕭勃翼終出爵褒賢裂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曰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敘時十八贊述股肱休勛顯祚永永無疆國寧家安我君是升根生葉茂舊邑是仍於皇舊亭苗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興

古文苑缺文類聚上

十八侯銘

鄧侯滿何

兢兢相國弘策不追御國維綱秉統樞機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
功第一受封于鄴通典一百七十七引下四句召爲泗水亭高祖碑知此十八路皆碑中語也

將軍舞陽侯樊噲

兢兢將軍威蓋不當操盾千鈞拔主項堂漢興破楚矯矯忠良卒
爲丞相帝室曰康

將軍留侯張良

赫赫將軍受兵黃石規圖勝負不出帷幄命惠瞻仰安全正朔國
師是封光榮舊宅

太尉絳侯周勃

懿懿太尉醇厚樸誠輔翼受命應節御營歷位卿相土國兼井見
危致命社稷曰監

將軍平陽侯曹參

蹇蹇相國允忠克誠臨危處險安而匡傾興代之際濟主立名身履國土秉御乾楨

丞相戶牖侯陳平

洋洋丞相勢譎師旅擾攘楚魏爲漢謀主六奇解厄揚名于後南宮侯張敖

堂堂張敖耳之遺萌曰誠佐國序迹建忠功成德立襲封南宮垂號萬春永保無疆

衛尉曲陽侯酈商

衍衍衛尉德行循規遭兵食骸隕歿于齊橫恥愧景刎頸自獻金紫駭表萬世不刊

將軍潁陽侯灌嬰

煌煌將軍輔漢久長威震呂氏姦惡不揚寇攘殄盡躬迎代王功

顯帝室萬世益章

將軍汝陰侯夏侯嬰

斌斌將軍鷹武是揚內康王室外鎮四方諸夏又安流及要荒聲
騁海內苗嗣紀功

將軍陽陵侯傅寬

休休將軍如虎如龍御師勒陳破敵已威靈金曜楚火流烏飛將
命伏節功績永垂

將軍信武侯靳歙

斤斤將軍忠信孔雅出身六師十二四旅折衝扞難遂寧天下金
龜章德建號傳後

丞相安國侯王陵

明明丞相天德挺直剛德正行不枉不曲功業成著榮顯食邑距
呂奉主昭然不惑

將軍襄平侯韓信

桓桓將軍輔主克征奉使口璧

章樵注本
作全璧

身出項營序功差德履

讓呂平轉北而滋雲中呂傾

將軍棘津侯陳武

巖巖將軍帶武佩威御雄乘險難困不違仇滅主定四海是桓

章樵

注本
作損功成食土德被遐邇

曲成侯蟲達

晏晏曲成輿從龍騰安危從主赤曜呂升赫赫皇皇道燭光明惟

德御國流及後萌

御史大夫汾陰侯周昌

肅肅御史呂武呂文相趙距呂志安君身徵詣行所如意不全天

秩邑土勛乃永存

將軍青陽侯王吸

邑邑將軍育養蒸徒建謀正直行不匡邪本注一作匡入軍討敵項定

天都佩雀雙印百里爲家

古文

典引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毅杜矩展隆鄒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虛有非耶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卽召臣入問本問此論非邪將見問意問寤邪臣具對素問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呂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涉行無節但有浮華之饒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已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

力竭憤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
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爲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
詠雲門者難爲音觀隋和者難爲珍不勝區區竊作曲引一篇雖
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敢發憤涕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
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慙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與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
類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始同于草昧玄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
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莫不開元于太昊
皇初之首上哉覓乎其書猶得而修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光
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曰冠德卓絕者莫
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罔載越成湯
武股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
龍之災孽縣象閭而恆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

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喆備哉繁爛眞神明之式也
雖泉蘗衡旦密勿之輔比茲徧矣是曰高光二聖宸居其域時至
氣動乃龍見淵躍附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燭
胡縊葬分尚不姑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王
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揚之容蓋曰膺當天之正統受
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洋洋乎若德帝
者之上儀詰誓所不及已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曠可掇也竝聞
迹于一匱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曰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弧
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至于參五華夏京遷錡毫遂自
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是故誼士華而不敎武稱未盡護有斯
德不其然歟然猶於穆猗那翕純嘏繹曰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
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曷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明哉誕略有常
審言行于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溯

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匿亡迴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顧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于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渾元內霑豪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亢乃始虔輦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于遷正黜色賓監之事煥揚宮內而禮官儒林屯朋篤論之士不傳祖宗之髮鬚雖云優慎無乃怙與于是三事獄牧之察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播瘞縣沈肅祇羣神之禮備是已來儀集羽族于觀魏肉角馴毛宗于外圉擾緇文皓質于郊升黃輝采麟于沼甘露宵零于豐草三足軒翥于茂樹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台牒窮祥極瑞若朝夕坰

收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鳥玄秬黃
縢之事耳君臣勳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蓋用昭明寅
畏承聿懷之福亦曰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曰懿鑠豈其爲身而
有顯辭也若然受之亦宜懃懃旅九曰允厥道啟恭館之金騰御
東序之祕寶曰流其占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聖孚也體
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曰創制因定曰和神答三
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臨祿次千聖心瞻前顧後
豈蔑清廟憚赦天命也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
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
固己垂精遊神苞舉執文屢訪羣儒論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
淵源育覈仁誼之林藪曰望元符之臻焉旣感羣后之譝辭又悉
經五絲之碩慮矣將緝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
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

哉唐哉

文選疏文
類聚十

奕旨

大冠言博既終或進而問之曰孔子稱有博奕今博行于世而奕獨絕博義既弘奕義不述問之論家師不既說其聲可問乎曰學不廣博無以應客北方之人謂碁爲奕弘而說之舉其大略厥義深矣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碁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臧否爲仁由己道之正也夫博懸于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踦挈相凌氣勢力爭雖有雄雌未足爲平也至于奕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曰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析因敵爲資應時屈伸續之不復變化日新或虛設豫置曰自護衛蓋象庖義罔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侶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壞頽不振

有侶瓠子汎濫之敗一基破室亡地復還曹子之威作伏設詐突
圍橫行田單之奇要戾相劫割地取償蘇張之妄固本自廣敵人
恐懼參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知者之慮也既有過失能量
弱彊逡巡需行保角休殲卻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
方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
覽其得失古今略備及其晏也至于發憤忘食樂已忘憂推而高
之仲尼概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質之詩書關雎類也純專知柔
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也外若無爲默而識淨泊自守曰道
意隱居放言遠咎悔行象虞仲信可喜感乎大冠論未備故因問
者喻其事

藝文類聚七十四御覽
七百五十三古文苑

馬仲都哀辭

車騎將軍順文侯馬仲都明帝舅也從車駕于洛水浮橋馬驚入
水溺死帝願謂侍御曰班固爲馬上三十步哀辭

御覽五百
九十六

涿邪山祝文

班超

眺眺將軍大漢元輔

文選顏延之曲水詩序注又王儉褚淵碑文注

仗節擁旄鉦人伐鼓

文選虞詡將軍北伐詩注又宣

總皇后合注又王延與陳伯之書注

班超

超字仲升彪少子明帝時隨兄固至京師爲官傭書除蘭臺令

史後坐事免竇固出擊匈奴已爲假司馬有功尋奉使西域已

三十六人定五十餘國初爲軍司馬進將兵長史拜都護封定

遠侯在西域三十一年永元十四年徵還拜射聲校尉卒年七

十一

請兵平定西域疏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置校尉計思慮十有餘年乃發大策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賓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

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竇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尙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萬死之志，而無鈐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各奉國珍，前後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曰：是效臣之能，則慈領可通。慈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目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已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閒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旣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

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
喜于天下、後漢班超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十一、有刪節、亦有多出句、今合錄之。

上書求代

臣聞大公封齊、五世葬周、故孤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
土、千里之閒、爾況于萬里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
之俗、畏壯侮老、自其天性、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
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鉏、護西
域、如自矜壽終屯部、誠無所恨、臣義不營私、然竊恐後世、或名臣
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承邊境、威外
夷、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先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
勇目見中土、袁宏後漢紀十四又見後漢班超傳各有刪節、今合錄之。

上言宜招慰烏孫

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

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

後漢班超傳

敕吏田慮

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

後漢班超傳

答任尙書

任君數當大任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已過補屯部蠻夷獸心難養易動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將軍宜寬小過總大綱而已

袁宏後漢和帝紀永元十三年超曰云云據上文尚與超書則此亦書非面語也

班勇

勇字宜僚超少子永初初爲軍司馬延光中拜西域長史百五
百人復定西域唯焉耆未降永建二年與張朗分道擊之坐後
期徵下獄免有西域諸國記若干卷

案後漢西域傳云皆安帝末班勇所記今全卷在范

書故不錄

西域議

愚曰爲邊境者中國之脣齒脣亡則齒寒其理然也

四語從袁宏後漢紀十六

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兼總百蠻已逼障塞于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曰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已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聞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已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已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于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于遠夷暴短于海內臣愚曰爲不可許也檣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

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冥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

後漢班勇傳

答尚書問

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已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于車師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已招附其心愚已爲便

後漢班勇傳

對鄧顯等

鄧顯字子誦郡人爲長樂衛尉進侍中光祿大夫

長樂衛尉鄧顯基母參司隸校尉崔攄難曰朝廷前所已棄西域者已其無益于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

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已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已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必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已扞撫西域設長史已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做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

後漢班勇傳

對毛軫難

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已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眾已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已繫諸國內向之

心已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
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勢歸北屬夷虜并力已
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

後漢班
勇傳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廣西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二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丁恭

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習公羊嚴氏春秋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遷少府拜侍中祭酒騎都尉封功臣議

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己建侯取法于雷彊翰弱枝所已爲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

後漢光武紀建武二年正月博士丁恭議

尹敏

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建武初拜郎中後三遷爲長陵令永平中遷諫議大夫

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

六沴作見若是供御帝用不差神則大喜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

不供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明供御則天報之福不供御則禍災至欲尊六事之體則貌言視聽思心之用治六事之揆呂致乎太平而消除輶軻孽害也

續漢五行志一注補引續漢書建武二年尹敏上疏

樊宏

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娶光武族姊建武初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封長羅侯十五年定封壽張侯二十七年卒諡曰恭侯

戒子

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

後漢樊宏傳

遺敕薄葬

棺槨一臧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

後漢樊宏傳

樊儵

儵

當作

字長魚宏子建武水嗣封壽張侯光武崩爲復土校尉

永平初拜長水校尉徙封燕侯十年卒謚曰哀侯

上言選舉

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者宿大賢多見廢棄宜敕郡國
簡用良俊

後漢樊宏附傳

上言理朱浮

唐堯大聖兆人獲所尚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使天下咸
知然後誅罰浮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

後漢朱浮傳

奏正經義

先帝大業當已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已自助

後漢章帝紀建初四年詔引永平元年長水校尉樊豐奏言

樊準

準字幼陵宏族曾孫初爲郡功曹永元末召拜郎中補尚書郎

再遷御史中丞、永初初擢守光祿大夫、拜鉅鹿太守、轉河內太守、
守己疾微、三轉爲尚書令、元初中、進光祿勳、

上疏請興儒學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己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爲善、成王
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
誅戰、不遑啟處、猶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
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
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竝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豐相之事、誠
不足言、又多徵名儒、己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瑯承宮、或安車結
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己經術見優者、布在廊
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燕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詳
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
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眾百

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清肅上下無事是已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譏諛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已致苛刻昔孝文寶后性好黃老而清淨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已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曰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後漢樊準傳

因水旱災異上疏

臣聞傳曰飢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羣臣禱而不祠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實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

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九困乏者徙置荆揚執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願旨臣言下公卿平議

後漢樊宏附傳

上疏薦龐參

臣聞驚鳥累百不如一鶚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爲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夫以一一人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爲患大軍西屯臣已爲

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風免赦參刊
已爲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

後漢龐參傳

孫福

福建武初爲太原太守

上言義士劉茂

臣前爲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爲賊所圍命如絲髮賴
茂負臣踰城出保孟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
度死命節義尤高宜蒙表擢已厲義士

後漢獨行劉茂傳

嚴光

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卽位三聘
乃至除諫議大夫不屈退耕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
年八十終于家

口授答侯霸

君房足下位至鼎司

後漢書作鼎足

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

領絕

皇甫謐高士傳後漢嚴光傳

鍾離意

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建武初爲郡督郵舉孝廉再遷辟大司

徒侯霸府召病免後除取丘令遷堂邑令明帝卽位徵爲尚書

轉尚書僕射出爲魯相卒官

上書薦王望劉曠王扶

臣竊見琅邪王望楚國劉曠東萊王扶皆年七十執性恬淡所居

之處邑里化之修身行義應在朝次臣誠不足知人竊慕推士進

賢之義

後漢劉平傳期宗初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薦

諫起北宮疏

伏見陛下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

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日六事自責

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譏夫昌邪

此下袁宏紀有今百

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

姓須雨而天久旱

袁宏紀作是宮室

營政不節之類也

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

袁宏紀有詩曰雨我

也今天下疲弊衣食不充可謂憂矣

曰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

不勝愚慙征營罪當萬死

後漢鍾離意傳

未數年豫章遭蝗穀不收民飢死縣數千百人

續漢五行志三注補引謝沈書鍾離

意諫起北宮表

因變異上疏

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曰苛刻爲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于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曰致

天災百姓可曰德勝難曰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
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曰人神之心洽
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撥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
時氣曰調陰陽垂之無極

後漢鍾離意傳又略
見袁宏後漢紀九

王望罪議

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曰爲美
談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曰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
育之旨

後漢劉
平附傳

牒白周樹宜部職

賊曹吏周樹結髮佐吏服勤不懈果于從政行如玉石折而不撓

謂宜部職

書鈔三十七引
鍾離意別傳

谷府記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曰御于家邦明正化之本由近及遠今

宜明府內已及諸外且闕略遠縣細微事

後漢紀

解土祝

興功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祟令自當之

後漢鍾離意傳注引東觀記

祭彤

彤字次孫潁川潁陽人征虜將軍遵從弟建武初拜黃門侍郎後爲偃師長遷襄贛令拜遼東太守在郡三十年永平中徵爲太僕已擊北匈奴無功下獄免尋歐血死

臨終赦其子逢參等

吾奉使不稱微功不立身死慚恨義不可已受賞賜汝等齎兵馬詣邊乞效死前行已副吾心

裴宏後漢紀十

辛臣

臣田戎妻兄建武三年來降

在岑彭營與田戎書

岑將軍已奏我封五千戶侯虛心相待願急來無拘前圖

袁宏後漢紀四

田戎謀將降漢使辛臣與長史雷宇夷陵臣盜戍珍寶及善馬從陸道晨夜詣岑彭因從彭營與戎書

方儲

儲字聖明丹陽歙人除郎中

見初學記二十人御覽九百七引謝承書又方回續古今考一曰爲

本河南人父執避王莽之難徙歙

建武五年旱災對策

百姓口苦士卒煩碎責疑

疑行租稅失中暴師外營經歷三時內有怨

女外有曠夫王者熟推其祥揆合于天圖之事情旱災可除夫旱

者過日天王無意于百姓恩德不行萬民煩擾故天應已無澤

續漢

五行志一注補

又對

民悲怨則陰類彊河決海澨地動土涌

續漢五行志三注補

董鈞

鈞建武中爲城門校尉

駭三老答天子拜議

養三老所曰敎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

續漢禮儀志上

注補引譙周五經然否曰漢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禮王莽之亂法度殘缺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董鈞駭云云都從鈞議

劉般

般字伯興宣帝子楚孝王囂之曾孫建武九年封菑丘侯就國後徙封杼秋侯二十年從駕還洛留爲侍祠侯永平初徙封居巢侯後徵行執金吾事兼屯騎校尉章帝卽位已爲長樂少府遷宗正

議置常平倉對

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

後漢劉般傳

上言實殿田畝

郡國已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採已助口實且已冬春閒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爲田除害已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已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敕區種增進頃畝已爲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至于不種之處亦通爲租可申敕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

後漢劉般傳

劉愷

愷字伯豫般長子和帝時徵爲郎遷侍中步兵校尉宗正免復拜侍中遷長水校尉永初初進太常六年代張敏爲司空元初二年代夏勤爲司徒永寧初致仕復拜太尉延光二年致仕牧守宜同服制議

詔書所已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已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

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
目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于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
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

後漢劉
檀傳

臧吏不得禁錮子孫議

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已進入于善也尚書曰上
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令使臧吏禁錮子孫已輕從重懼及善人非
先王詳刑之意也

後漢劉
檀傳

戴涉

涉建武中封關內侯代歐陽歙爲大司徒二十年坐入故太倉
令奚涉罪下獄死

廟祭議

宜曰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
奉祠成帝已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

節侯羣臣奉祠，曰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

後漢張純傳：建武十九年，大司徒戴步、大司空

寶融、議帝從之。又略見續漢祭志中。

張汜

汜，建武中爲陽武令。

河決上言

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

改修堤防，以安百姓。

後漢王景傳：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

樂俊

俊，建武中浚儀令。

上言止營河功

昔元光之閒，人庶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卽壅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破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

後漢王景傳。

衛宏

宏字敬仲東海人官議郎

詔定古文官書序

秦既焚書愚苦天下不從所改更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
人乃密令種瓜于驪山阮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
人不同乃令就視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
從上填之曰土皆壓之終乃無聲史記儒林傳序正義後漢陳蕃傳注

上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鼂錯往讀之年九十餘不能正言

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

十二三略曰其意屬讀而已

史記鼂錯傳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

遺錯受尚書伏生所正義引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

董宣

宣字少平陳畱圉人建武中辟司徒侯霸府舉高第累遷北海

相左轉懷令遷江夏太守坐事免後特徵爲洛陽令卒官年七十四

到江夏界移書夏喜等

朝廷曰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儆到幸思自安之宜

後漢酷吏黃真傳

禮震

震字仲威平原人歐陽歆弟子曰上書乞代歆拜郎中後坐事左遷淮陽王廢長

上書求代歐陽歆

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歆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曰臧咎當伏重辜歆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爲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曰代歆命

後漢歐陽歆傳

桓榮

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習歐陽尚書教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戴涉府拜議郎授太子經補博士進太子少傅拜太常永平二年三雍成拜五更封關內侯上疏謝皇太子

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已聰敏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後漢紀八與此小異

桓郁

郁字仲恩榮少子永平中襲爵關內侯拜議郎遷侍中兼虎賁中郎將授太子經遷越騎校尉章帝初遷屯騎校尉和帝初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轉侍中奉車都尉代丁鴻爲太常上疏皇太子

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今古，謙讓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日明益。夙夜慙懼，誠思自竭。愚臣爲太子，上當合聖心，下當阜絕于眾，宜思遠慮，日光朝廷。後漢桓麟傳

桓麟

麟字元鳳，郁孫，辟司徒掾。桓帝初爲議郎，侍講禁中，出爲許令病免。已母喪哀毀卒，有集二卷。

七說

香萁爲飯，雜已梗，菰散如細，蟻搏，伯凝膚，河冠之羹，齊已蘭梅，芳

芬甘旨，未咽先滋。

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類聚五十七，神覽八十五，人八百六十一，文類聚五十七，神覽八十五，人八百六十一。

滕一元之膚，膾挺祭之鮮，口口銘方，徵割不理，雜猶亂絲，聚若委

采。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五，類聚五十七，神覽八十五，人八百六十一。

蒸剛肥之豚。

同上。

但柔毛之羜，同上。

魚篇。

調脰和粉，糝已橙，同上。

椅梧與梓，生乎曾崖，上仰貫天之山，下臨洞地之谿，飛霜厲其末，

颯風激其崖孤琴徑其根雜鳥集其枝

蘇軾詩集卷五十七

王良相其左造父騁其右揮沫揚鏹倏忽長驅輪不暇轉足不及驟騰虛踰浮瞥若飄霧追慌忽逐無形速疾影之超表捷飛響之應聲超絕壑踰懸阜馳猛禽射勁鳥騁不失蹤滿不空發彈輕翼于高冥窮疾足于方外

同上

戲譚已要譽

文選蜀都賦注引桓譚七說乃桓麟之誤

太尉劉寬碑

中平二年二月

公諱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其先口口聖漢王侯繼次有國有號列存家序公之考乃作司徒輔毗安順勳載二葉公託受純和之氣體有樂道寧儉之性疾雕飾尚樸素輕榮利重謙讓幼與同好醵墳典于茅廬是已相經緯綜精微誨童冠而不倦伉浮雲之志三公莫能致之大將軍已禮脅命舉高第拜侍御史遷梁令嘗口康踰產豹喪舊君已棄官遵洙泗之業有悔仕思初之計三府

並招博士徵皆辭疾不就司隸舉茂材大尉舉有道公車徵拜議郎司徒長史入登侍中宣美顧問延熹八年地震有詔詢異公曰演策沈漸對當帝心轉拜尚書齊密機喉王命惟允遷東海相曰德興化澤臻民物復遷南陽太守壹行質省簡易之教推貞諒曰示下顯眾善曰厲否惻隱之誠通乎神人故能去癘井如獲其情弗用刊如弭其姦帝初卽位開學稽古訓咨儒林僉曰公優徵拜大中大夫納用勸講復拜侍中屯騎校尉宗正光祿勳遂授大尉悉謫百揆四門之職懷夫三事和昭鼎寶功成則退固疾遜位拜光祿大夫遷衛尉復作大尉每執盤桓成則三讓曰交會口精引咎折躬胡克忠讜思其良猶卽召里巷拜永樂少府光祿勳先是時也狂寇張角口口妖逆公卽觀見像上過其源未遑誅討亂作不旋帝乃追寶先謀錫之士田封遂鄉侯食邑六百戶年六十有六中平二年二月丁卯薨天子聞悼惻惻內發手筆爲策口涕咨

嗟使右中郎將張良持節臨弔，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賜珍賄，繼有加典禮。復使五官中郎將何夔持節，謚曰昭烈侯。夏四月庚戌葬。公卿百寮縉紳之徒，其會如雲，可謂其存也榮，其亡也哀者焉。于是故吏李謙等有感殷魯述德之頌，已爲洪懿休策，宜著無窮，故雜論攸行，紀其大略。鐫石立碑，其辭曰：

於穆顯融，惟予公侯。續我前烈，克明厥猷。熙精恬默，潛庸底昭。德已莅政，俾民是口。其樂伊何，匪誘匪威。允丕禮讓，實化玄爲。入口誨保，訓導萬機。作鎮上司，御勸不迷。溫溫其恭，口尹實祗。秩秩其苞，羣儒實師。奕奕其容，隅裔口口。刊砥萬祀，執嗣厥徽。魏略釋十一文類聚四十六案，魏略釋有劉寬兩碑，前碑恒麟撰，據其文類聚知之後碑蔡邕撰，據文選王仲宣誄注知之。洪适皆未攷出。案擊虞文章志云：麟文見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詩七首，七說一首。沛相郭府君書一首。

桓彬

彬字彥林，麟子，舉孝廉，拜尚書郎。

七設

新城之杭、雍、丘之梁、重穆代孰、既滑且香、精稗細麪、芬糜異糧、

北堂

書鈔一百四十二、酒食總篇、又一百四十四飯篇、

三牲之供、鯉、鮓之饌、飛刀徽整、疊俎蚰羽、

同上總篇、又一百四十五貽篇、引兩條、

口口大武、牲犢栗梁、剛嶺奉豕、肥膺云羊、合呂水火之齊、和呂五

味之芳、

同上總篇、

菰梁雪果、班鸞錦文、

又一百四十五肉篇、

桓儼

儼字文林、沛國人、避地會稽、後浮海南入交州、

遺陳業書、

業字文理、會稽上虞人、爲太郡守、東官通迹、謬歎、

不因行李、已係陰山、白樓日、從容養高、動靜履直、季世多艱、爰適

樂土、側聞高風、飢渴話言、知迺深隱、邈然終時、求仁斯得、勤而無

憾、齊蹤古賢、何其優哉、

載文類聚二十、引會稽典錄、

宗均

本傳作宋均寫刻誤

均字叔庠南陽安眾人建武中爲郎補辰陽長。自祖母憂去官。後爲謁者監伏波將軍馬援軍遷上蔡令拜九江太守永平初遷東海相坐法免徵拜尚書令遷司隸校尉出爲河內太守。自疾免。

移記九江屬縣

夫虎豹在山。鼉鼉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雞豚。今數爲民害者。咎在貪殘居職。使然而返。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穽勿復課錄。退貪殘。進忠良。風俗通二又見後漢宗均傳作咎在殘吏而勤勞張

情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穽穽除制課制

下書浚遼縣巫

自今已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

後漢宗均傳

宗意

意字伯志均族子永平中舉孝廉擢拜阿陽侯相建初中徵爲尚書章和中遷司隸校尉

諫留諸王不遣就國疏

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曰濟南王康中山王烏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曰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卽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曰賜幣今康焉幸曰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卽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它縣男女少長竝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曰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曰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爲子孫基趾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婚姻之盛過于本朝僕馬之眾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

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已義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蕃國今羨等速就便時已塞眾望後漢宗意傳

上疏請不許南單于北徙

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已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彊者爲雄弱卽屈服自漢興已來征伐數矣其所尅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于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于斯爲盛所已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止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出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已爲外扞巍巍之業無已過此若引

兵費賦。曰順南虞則坐失上略。去安卽危矣。誠不可許。後漢宗意傳

匈奴處北種。介曰沙漠。簡賤禮儀。衣食殊俗。此乃天一種民也。自漢興。已來。數發兵攻之。所得輒不足。已復所害。呼韓邪單于奉蕃然中國亦疲于送迎之勞矣。光武皇帝躬擐金甲之難。深明天地之界。故因其來降。寵立曰爲單于。羈縻畜養。邊民得已休息。迄今四十餘年。今鮮卑奉順威靈。斬獲北單于名王。已下萬計。中國坐享其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于斯爲盛。今南單于還塞外。所謂虎出于檻也。必興兵要利。內恃于漢。其事得浸滋不息。而設費不得已。無故曰萬安之計。而微不可必之功。未見其聖也。袁宏

紀十二章和元年與范書絕異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二十七終

全後漢文卷二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杜篤

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御史大夫延年立孫建武中坐事爲美陽令所收送京師于獄中爲吳漢誅賜帛免刑後仕郡文學掾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防請爲從事中郎從擊西羌戰沒于射姑山有集一卷

祓禊賦

巫咸之徒秉火祈福

續漢禮儀志上注備

王侯公主暨乎富商用事伊雒帷幔立黃于是旨酒嘉肴方丈盈前浮棗絳水酌酒醴川若乃窈窕淑女美勝豔姝戴翡翠珥明珠曳離鞋立水涯微風掩璫纖縠低回蘭蘇脰嚮感動情魂若乃隱逸未用鴻生俊儒冠高冕曳長裾坐沙渚談詩書詠伊呂歌唐虞

首陽山賦

嗟首陽之孤嶺，形勢窟其槃曲。面河源而抗巖，隴隄隈而相屬。長

松落落，卉木

天台賦注作幽草

蒙蒙。青羅落漠而上覆，穴溜滴瀝而下通。

高岫帶乎巖側，洞房隱于雲中。忽吾覩兮二老，時采薇已從容。于

是乎乃訊其所求，問其所修。州域鄉黨，親戚匹儔。何務何樂，而並

茲遊矣。其二老乃答余曰：吾殷之遺民也。厥脣孤竹，作蕃北澗。少

名叔齊，長曰伯夷。聞西伯昌之善教育，年艾于胡耆，遂相攜而隨

之。冀寄命乎餘壽，而天命之不常。伊事變而無方，昌伏事而畢命。

子忽遭其不祥，乃興師于牧野，遂干戈以伐商。乃棄之而來遊，誓

不步于其鄉。余閉口而不食，並卒命于山傍。

藝文類聚七

九折凌嶽而多艱，

文選天台山賦注

論都賦

并上奏及序

臣聞知而復知是爲重知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不敢具陳昔殷庚去奢行儉于亳成周之隆乃卽中洛遭時制都不常厥邑賢聖之慮蓋有優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勢同歸異術或棄去阻阨務處平易或據山帶河并吞六國或富貴思歸不願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卽日車駕策由一卒或知而不從久都境塢臣不敢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揚子雲作辭賦已諷主上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

皇帝曰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輿洛邑巡于西嶽推天時順斗極排閭闔入函谷觀阨于崤黽圖險于隴蜀其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宮室傷愍舊京卽詔京兆迺命扶風齋肅致敬告觀園陵悽然有懷祖之恩喟乎曰思諸夏之隆遂天旋雲遊造舟于渭北航涇流千乘方輶萬騎駢羅衍陳于岐梁東橫乎大河瘞后土禮邠郊其歲四月反于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關作大駕宮六王邸

高車殿于長安、修理東都城門、橋涇渭、往往繕離觀、東臨霸澮、西望昆明、北登長平、規龍首、撫未央、視平樂、儀建章、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客有爲篤言、彼垆井之潢汙、固不容夫吞舟、且洛邑之淳濫、曷足已居乎萬乘哉、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曰示姦萌、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爲述大漢之崇世、據靡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呂喻客意曰、

昔在強秦、爰初開畔、霸自岐靡、國富人衍、卒呂并兼、桀虐作亂、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勲、斬白蛇、屯黑雲、聚五星于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蹈滄海、跨崑崙、奮慧光、掃項軍、遂濟人難、蕩蕩于泗沂、劉敬建策、初都長安、太宗承流、守之曰文、躬履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無異采、服人曰農桑、率下曰約己、曼麗之容、不悅于目、鄭衛之聲、不過于耳、佞邪之臣、不列于朝、巧偽之物、不鬻于市、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衍于孝景、功傳于後嗣、是時

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鉤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校平城之讎遂命驃騎勤任衛青勇惟鷹揚軍如流星深入匈奴割裂王庭席卷漠北叩勒祁連橫分單于屠裂百蠻燒燭帳繫閼氏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馳杭岸獲昆彌虜儼偃驅驛驢馭宛馬鞭駛隄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并域屬國一郡領方立候隔北建護西羌捶驅氏熨寥狼邛笮東據烏桓蹂躪濊貊南羈鈎町水劍強越殘夷文身海波沫血郡縣日南漂槩朱崖部尉東南兼有黃支連緩耳瑣雕題摧天督牽象犀椎蟀蛤碎瑠璃甲瑇瑁戕蜚鱗于是同穴裴褐之域共川鼻飲之國莫不袒跣稽顙失氣虜伏非夫大漢之盛世藉靡土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業于高祖嗣傳于孝惠德隆于太宗財衍于孝景威盛于聖武政行于宣元侈極于成哀祚缺于孝平傳世十一歷載三百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皆莫能遷于靡州而背

于咸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麗可思可榮義農已來無茲
著明夫靡州本帝皇所已育業霸王所已衍功戰士角難之場也
禹貢所載厥田惟上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濱
據南山帶已涇渭號曰陸海蠶生萬類梗枏檀栢蔬果成實畎瀆
潤淤水泉灌溉漸澤成川粳稻陶遂厥土之膏畝價一金田田相
如鑄鏤株林火耕流種功淺得深既有蓄積阨塞四臨西被隴蜀
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窾巖關函守嶢山東道窮置列并隴靡
偃西戎拒守褻斜嶺南不通杜口絕津朔方無從鴻渭之流徑入
于河大船萬艘轉漕相過東綜滄海西綱流沙朔南暨聲諸夏是
和城池百尺阨塞要害關梁之險多所衿帶一卒舉福千夫沈滯
一人奮戟三軍沮敗地勢便利介冑剽悍可與守近利已攻遠士
卒易保人不肉袒肇十有二是爲瞻腴用霸則兼并先據則功殊
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爲政則化上篡逆則難誅進攻則百剋

退守則有餘斯固帝王之淵固而守國之利器也逮及亡新時漢之衰偷忍淵固募器慢違徒曰勢便莫能卒危假之十八誅自京師天與更始不能引維慢藏招寇復致赤眉海內雲擾諸夏滅微羣龍並戰未知是非于時聖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受命于皇上獲功于靈祇立號高邑奉旗四麾首策之臣運籌出奇號怒之旅如虎如螭師之攸向無不靡披蓋夫燔魚剽蛇莫之方斯大呼山東響動流沙要龍淵首鏖鄒命騰太白親發狼弧南禽公孫北背強胡西平隴冀東據洛都乃廓平帝宇濟蒸人于塗炭成兆庶之疊疊遂興復乎大漢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而主上方曰邊垂爲憂念鼓萌之不柔未遑于論都而遺思靡州也方躬勞聖思曰率海內厲撫名將畧地疆外信威于征伐展武乎荒裔若夫文身鼻飲綏耳之主椎結左衽鏖錮之君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靡不重譯納貢請爲藩臣上猶謙

讓而不伐、勤意已爲獲無用之虞、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
不如保殖五穀之淵、遠救于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今國家躬修
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時風顯宣、徒垂意于持平、守實務在愛
育元元、苟有便于王政者、聖主納焉、何則、物罔挹而不損、道無隆
而不移、陽盛則運、陰滿則虧、故存不忘亡、安不諱危、雖有仁義、猶
設城池也、客曰、利器不可久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
邑之淳滯與、後漢杜篤傳又略見
蘇文類聚六十一

書攄賦

惟書攄之麗容、象君子之淑德、載方矩而履規、加文藻之脩飾、能
屈伸、已和禮、體清淨而坐立、承尊者之至意、惟高下而消息、雖轉
旋而屈撓、時傾斜而反側、抱六藝而卷舒、敷六經之典式、藝文類
聚五十

五御覽
六百六

眾瑞賦

大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白、雅頌之聲、非一家之作也。

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九

猛將與虜交鋒、

文選潘岳關中詩注

千里遙思、展轉反側、

文選雪賦注

追邊論、

案後漢杜篤傳又著明世論十五篇此與展武論蓋卽十五篇之二

匈奴請降、髡毳芻蕘、

帳幔氍毹裘積如丘山

御覽七百八引杜篤追論

親錄譯導、緩步四來、

文選魏都賦注

展武論

文越水震、鄉風仰流、

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

論

天下殷富、

北堂書鈔十五

連珠

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

文選蜀都賦注又嵇康幽憤詩注贈秀才入軍詩注

迎鍾文

必令河伯戒道

文選補白
馬賦注

謀祝

一作
禱祝

懷季女使不飡

文選洛神賦注又曹
植美女篇注作不餐

大司馬吳漢誄

篤己爲堯隆稷契舜嘉皋陶伊尹佐殷呂尙翼周若此五臣功無
與疇今漢吳公追而六之乃作誄曰

朝失鯁臣國喪牙爪天子愍悼中宮咨嗟四方殘暴公不征茲征
茲海內公其攸平泯泯羣黎賴公曰寧勳業旣崇持盈守虛功成
卽退挹而損諸死而不朽名勒丹書功著金石與日月俱文選
卷四十七

弔比干文

敬申弔于比干寄長懷于尺牘

文選謝瞻王撫軍
廣西陽集別詩注

朱暉

暉字文季南陽宛人建武中召拜爲郎呂病去永平中爲郡督郵東平王蒼辟爲驃騎掾歷衛士令再遷臨淮太守坐法免元和中召拜尙書僕射遷太山太守不行進尙書令呂老病乞身拜騎都尉永元中卒年八十餘

奏諫行均輸法

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更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施行

後漢朱暉傳

議布帛爲租官自賣鹽

漢章帝時張林言宜令天下悉召布帛爲租縣官可自賣鹽事下尙書通議暉議曰

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者不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已布帛爲租則更多姦官自賣鹽與下爭利非

明主所宜行

晉食貨志卷十六

朱穆

穆字公叔，暉孫。元初末爲郡督郵，後舉孝廉。順帝末，辟大將軍梁冀府。桓帝初，舉高第，爲侍御史。永興中，擢冀州刺史，坐事徵詣廷尉，輪作左校，釋歸鄉里。徵拜尚書。延熹六年，發疽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太守。蔡邕與門人議謚曰：文忠先生。有集二卷。

鬱金賦

歲朱明之首月兮，步南園已迴眺。覽草木之紛葩兮，美斯華之英妙。布綠葉而挺心，吐芳榮而發曜。欲華爛已俱發，鬱金邈其無雙。比光榮于秋菊，齊英茂乎

文選洛神賦注平作干

春松。遠而望之，粲若羅星。

出雲垂近，而觀之。睚若丹桂，曜湘涯。赫乎扈扈，襲兮倚倚。清風逍遙，芳越景移。上灼朝日，下映蘭池。覩茲榮之瑰異，副歡情之所望。折英華已飾首，曜靜女之儀光。瞻百草之青青，羌朝榮而夕零。美鬱金之純偉，獨彌日而久停。晨露未晞，微風肅清。增妙容之美麗，發朱顏之熒熒。作椒房之珍玩，超眾葩之獨靈。

藝文類聚卷八十一

丹桂植其東

文選吳都賦注又魯靈光殿賦注

上疏請罷省宦官

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已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已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竝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媚已求官恃勢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已爲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已補其虛卽陛下可爲堯舜之君眾僚皆爲稷契之臣兆庶黎民蒙被聖化矣

後漢朱穆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二十二有刪節

上疏

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見焦爛

文選丘遲與陳伯之書注

又范蔚宗後漢皇后紀論注並引袁宏後漢書案劉陶大錢議如此或朱穆亦有此語耳

奏劾馮緄

臣聞出郊之事將軍制之所已崇威信合事宜也卽緄有嫌不當
荷任卽緄無嫌義不見疑樂羊戰國陪臣猶賴見信之主已全其
功況唐虞之朝而有猜嫌之事哉緄設虛端已自阻衛爲臣不忠
袁宏後漢紀二十二

奏記大將軍梁冀

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于乾位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

戰于野其道窮也謂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

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夫天地大驗此四字從袁宏紀補善道屬

陽惡道屬陰若脩正守陽摧折惡類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

好唯學傳受于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而親其

忠正絕其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此四語袁宏紀

在篇首作宜專心公門然後能斥逐邪惡夫人君不可不學當曰天地順道漸漬其心

宜爲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

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

已下袁宏

紀別爲一篇云穆意欲言宜官恐冀漏泄之復附呂密記今年夏月暈房星明年當有小戾宜

急誅姦臣爲天下所怨毒者呂塞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呂式序

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

焉後漢朱穆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二十有小異

復奏記梁冀

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呂防遺失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從之如升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爲羣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爲惡四海傾覆頃者官民俱匱加呂水螽爲害而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河內一郡常調繚素綺縠纔八萬餘匹今乃十五萬匹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于民民多流亡皆虛張戶口戶口既少而無貲者多當復榜掠割剝疆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二

千石收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民如虜或賣用田宅或絕
命于箠楚之下或自賊于迫切之求大小無聊朝不保暮又有浮
游之人稱矯買販不貢長吏望爲驅使令家人詐乘其勢掠奪百
姓此類交錯不可分別輒以託名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民
酸毒道路歎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沸
而面諛之臣猶言安耳諱惡不悛卒至亡滅袁宏紀作昔秦之末
數如此故曰爲安穩一旦近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
耳解陳項竝起至于土崩耳解陳項竝起至于土崩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興徒發使不復應命懷糧廩兵云當
向籬疑有馬免之徒乘弊而起剗揚之間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
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乃獲安寧今民心事勢復更威
威困于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
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
之豈可曰去明卽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恤乎撫安之急

誠在大將軍先易二千石長吏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自明外解人惑蒙安紀作內自明使挾姦已外自解人之忌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今日行之則今日從矣惟垂省覽袁宏後漢紀二十後漢朱穆傳各有刪節合錄戒篇

又奏記梁冀

大將軍內有貴親之固外有功業之重誠不可復枉道散財曰事左右近臣宦者選舉刑賞有干典制輒率公卿詣朝堂案其罪咎則改節從訓猶影響也今反越津逾序曰大事小曰明事闇從其過言隨其失行天下之事受其枉戾傷損財物壞亂綱紀左右近官竝曰私情干擾天下雖大而民無所容足也餘尚可忍官位之事尤不可私毒害流布日夜廣遠願大將軍省廢他事十刻之閒考案古今官民之極度數作趣較然可見如不早悟舟中之人皆

敵國也若曰穆輕愚不信其言可呼所親識古今者請徵核其實

不可不誠懼有後恨

袁宏後漢紀二十

與劉伯宗絕交書

昔我爲豐令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纓經來入豐寺及我爲侍書

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爲二千石我下爲郎乃反因計吏

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民欲曰此謁爲榮寵乎咄

劉伯宗于仁義道何其薄哉

後漢朱穆傳注引穆集

雷板與冀州從事書

勿畫我形已爲重負忠義之末顯何形像之足紀也

後漢朱穆傳注引謝承書

穆當就道冀州從事欲爲畫像遣聽事上移雷板書云云

崇厚論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己不與焉蓋

傷之也夫道者曰天下爲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于道則愧生

于心非畏義也、事違于理、則負結于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曰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曰仁義爲薄、淳樸曰禮法爲賊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爲上世之所薄、況又薄于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于原壤、楚嚴、不忍章于絕纓、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曰爲德、誠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則邴吉、張子儒行之漢廷、故能振英聲于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尙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

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爲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旣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戾而不存。故田蚡曰：尊顯致安國之金，滄于曰：貴勢引方進之言。夫曰韓翟之操爲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曰：專名于前而莫繼于後者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爲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旣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曰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子之歎，伐木有烏鳴之悲矣。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播不滅之聲。

然後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後漢朱穆傳

絕交論

或曰：子絕存問，不見容，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進退趨業，無私遊之交，相見曰公朝，享會曰禮紀，否則朋徒受習而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曰：監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務交遊也久矣，不敦于業，不思于君，犯禮曰追之，背公曰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其甚者則求蔽過竊譽，曰：贍其私利，進義退公，輕私重，居勞于聽也，或于道而求其私贍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濱竝決而莫敢之塞，游獵蹂稼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後生將復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此？實悼無行，子道多闕，臣事多尤，思復白圭，重考古言，曰：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則滯，匪有廢也，則亦焉興，是曰敢受疾也，不亦可乎？後漢朱穆傳注引穆集又略見藝文類聚二十一，御覽四百七。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漢校刊

全後漢文卷二十八終